

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一五五二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　潘梓年

目錄

浙南我克復溫州

遂昌復陷敵手 城郊有搏戰

江山松陽兩處敵南犯未逞

(中央社浙東前線某地十九日電)㈠我軍向溫州反攻，於十五日午將該城完全克復，斬獲頗夥，殘敵一部竄乘汽艇出海逃竄，一部[illegible]。㈡遂昌城於十五日被敵侵陷，現我敵仍在城郊附近搏戰。㈢松陽敵二千餘，於十五日向東南碧湖、福口金村等地進犯，當被我擊退。十八日午犯水敵一部，復向碧湖進犯，經我軍堵擊，敵不支敗退。

(中央社慶元十八日電)溫州城被敵侵佔後，我軍即加緊壓迫，積極反攻，盤據城內之敵損傷不堪，乃分兩路潰竄，一路竄逃出海登艇他去，一路循甌江撤，我軍遂於十五日正式克復溫州城，城內秩序已漸次恢復，人民紛紛入城，互相慰勞，極爲歡忭。

(中央社南城十九日電)浙贛戰局益趨穩定，由江山松陽兩處南犯敵，已經我奮勇擊退，浙南局勢已告穩定。贛東方面，上饒敵不斷以小部出擾，昨敵一部，附砲二門，西犯德嶺顯，當被我擊退。敵現固守貴溪以西上饒以東鐵路線之據點，自我軍一度反攻後，均次第攻克，貴溪亦在我控制中。浙贛路始終未被打通，現浙贛前線僅有小戰鬥。

(中央社據軍委會發表鉛山十九電)此次浙贛戰役中，我在江山西南戰鬥，我俘獲敵軍遠政男一名，據供稱：㈠日軍每師團通常配有化學兵五十名，毒氣彈二十筒，並分別配屬於各聯隊各大隊，必要時則臨時增加。㈡日軍所攜砲彈有五分之二係毒氣彈。㈢施放毒氣，通常爲噴嚏性，糜爛性，窒息性等種。

印度回教聯盟

擬與甘地商討印局

常委會授權眞納進行

—赫爾表示美正注視印局發展—

(中央社孟買十九日合衆電)據可靠方面訊，回教聯盟常務委員會已授權眞納與甘地商討，以期覓致足以解決目前僵局之協議。消息靈通方面認爲，倘甘地同意，則當局將對此項會晤，予以方便，衆認甘地或有同意之可能。

(中央社孟買十八日路透電)據悉：回教聯盟常務委員會今日閉會討論結果，成立某項草案，授權該會主席眞納，如果認爲必要，可與甘地設法接近，但以甘地承諾下列條件爲前提：(一)將來草擬憲法時，設若全國回教徒投票結果願意組織「巴基斯坦」，則國民大會亦應承認「巴基斯坦」之合理地位。(二)國民大會應準備與回教聯盟合作，組織國民政府，進行對軸心國家之戰爭；至於國民政府之性質及權能劃分，應俟雙方協商決定。

(中央社孟買十九日路透電)回教聯盟方面人士聲稱：實現英國以政權移交印度一事最重要之團結一項前提，目前並不存在，回教聯盟之計劃與行動，乃圖促成團結，俾英國以政權移交印度一事，能獲實現。

(中央社華盛頓十八日專電)赫爾今日招待記者時，談及印度問題，此在美國官方尚爲第一次。赫爾稱「美政府對印度局勢之發展，自始即予以密切注意，以後在可能範圍內，亦將繼續予以注意」。一般遠東問題觀察家認爲，印度目前僵局暗示靜寂，騷動之事略少，但於危機之解決距離仍極遠。若干批評家認爲，除非美方特遣特使調解，美國雖不欲過問，然美國雖不願袒護一方，而姿屈另一方也。政論家拉蒙特宣稱：如印度不能得自由，殊與大西洋憲章不合，是則大西洋憲章終成爲一傳高調而已。若干自由主義之政論家與作家咸主美國應立即採取行動，此不致過晚，此種呼聲已逐漸抬頭。前「國家雜誌」編輯維拉德稱「國家雜誌」主編費施深信甘地並非必須得復行爲，美應與中蘇聯合立即調解印局。「美英人能予悍鼓，彼亦將厭惡英人之過失，且彼必將與英人合兩支持作戰之辦法，然後論謂如美方未施用若干壓力，英國是否將自動釋放甘地，誠屬可疑，並謂印度乃美國之誠心及其作戰目的之試金石。」

印境各地仍有騷動

德里邁索緊張

印境廿一家印人報紙停刊

(中央社新德里十八日路透電)官方公報宣佈，昨日德里因紡織廠工人騷動，故情形益形惡化，市政府大廈經人縱火後燬損，所得稅處亦已焚燬，軍警曾向羣衆開槍，德里調已爲行夜間戒嚴，並有增設郵廠開報市區巡邏。

(中央社新德里十九日路透電)自各方報告中觀察，邁索省爲不服從運動影響較大之一省，而班加羅爾則爲過去二日中騷動之中心，聯合省政府特懸賞一千盧比緝捕破壞份子，印度時報被封閉，警察曾往搜查，所有報紙皆被沒收。

(中央社新德里十九日路透電)孟加拉省總理胡克，會教領袖西吉爾與林希斯特，鐵斯爾，斯大林，暨聯合省長謂「欲我覓世界永久之和平，必先解決印度之紛爭」。此項消息，係在呼籲省內人民恢復秩序時所宣布者。據邁索省政府公布，昨日下午班加羅爾方面，警察又開槍六次，結果死六人，傷二十二人。郵局酒店被刼，羣衆包圍焚燬郵政局，[illegible]

警告後，仍不散去，且以大傘及石子阻塞道路，並以石子片及[illegible]打水瓶狙擊警察，情勢益趨惡劣。

(中央社孟買十八日路透電)印度自由聯盟主席勞潮，今日對殖泊會建議英國國會遣派代表團赴印與印方開始會談一節，曾加討論，勞丙認爲印督應爲此議之倡導人，現各方具有期待之情緒。過去兩日孟加拉與阿薩密境內數處鄉市曾發生小規模之騷動，蒙德哈附近之阿斯的村，羣衆於騷亂時，湧入警署，經警方開槍後，死五人，傷三人。印人主辦之報紙，已有二十一家宣佈自動停刊，其中有六家爲英文報紙，甘地之子所經發之印度時報，亦宣佈停刊。

(中央社新德里十五日專電)(遲到)加爾各答、郵格浦爾、摸特、卡拉[illegible]埠及波密等五城，警察開槍。加爾各答今日下午亦發生開槍事件，計共四十人負傷，內有警察十二人。據悉，警察曾使用催淚瓦斯彈，但無效果，其後乃用來福槍。孟買方面十三日有一未佩武器之警官及其他二人，被示威之羣衆所毆，負傷甚重，警察使用警棍無效，遂亦開槍擊斃示威者二人。新德里尚有兩紗廠罷工。

(中央社新德里十八日路透電)孟加拉省共他港埠曾有海員示威遊行。馬德拉斯省公報稱：該省孟特一帶曾有「搗亂份子」竄行騷擾，當經被迫開槍彈壓。

西南太平洋盟機

轟炸新愛爾蘭敵機場

空軍司令部公佈半年戰績

(中央社麥克阿瑟總部十九日合衆電)此間公報稱：盟機曾轟炸新愛爾蘭島上之日方機場，共便帶偵察飛行。

(中央社盟軍某地十九日路透電)盟國空軍司令部今日公布，本區域內空戰結果，自二月十九日，日方大受不利，自有[illegible]來襲後，盟機擊毀日機共計五十三架，盟國轟炸機共損失六架，同日機被毀者十九架，同期內，日機毀損者，計有重轟炸機三百零八架，俯衝轟炸機五十四架，驅逐機一百零九架，其中轟炸機一百二十架，驅逐機三十三架被擊落，另有轟炸機十二架，驅逐機十五架或亦被毀，而盟機因此被毀者僅十七架。

傅次長外次 宴波代辦

(中央社訊)外交部傅次長十九日宴請駐華波蘭代辦及隨員等，並邀其餘官員作陪。

救僑近訊

(本報訊)各地歸僑救濟工作，撥濟委員會刻仍在加緊進行中，茲將社會部最近救僑情形，略誌如次：㈠昆明之緊急救僑會，原擬於最近結束，已誌本報前訊，現振委會已電請暫緩結束，並向政院請求增加經費。㈡由緬洋各地撤印度之華僑，該會已委託中國駐加爾各答領事館，代辦救濟事宜，並已撥付救濟費款。㈢留孟買之入英國籍華僑二百餘人，因幾起糾紛，該會亦電加爾各答領事館，請協助旅費，並籌辦解決交通困難。

奈士主張

成立世界聯政會議

(中央社倫敦十九日路透電)紐西蘭駐英公使奈士接見記者時，主張立即成立世界聯政會議，以便戰時及戰後發布計劃，並擬定傾爲將來和平之世界計劃，並應於世界各地成立支會。

蔣委員長

祝菲總統壽辰

(中央社訊)昨日(十[illegible]

閩浙贛軍糧會議

商定儲運徵購等辦法

閩搶購沿海新穀防免資敵

(中央社南平十八日電)閩浙贛三省糧政當局，爲籌劃軍糧供應，昨今兩日在閩北某地召開東南軍糧會議，三省糧政局長均出席，閩北浦城等八縣糧政科長亦來參加，對今後軍糧儲運、供應、徵實、徵購、採購及民食互相調劑等問題，均已商有具體辦法。

(中央社福州十八日電)閩各地早稻登場後，糧食部特派行政院購閩東南沿海新穀，以免資敵，預定收購十萬大位，山區撥款七百餘萬元，加緊辦理。閩江口外各島嶼實行武裝搶購，已有一萬五千担運抵內地存府，閩南各地亦先後辦理。

蘇軍三個月戰果

蘇德人員損失一比二

納粹共折一百廿五萬

(塔斯社莫斯科十九日電)蘇聯情報局發表公報如次：「蘇德戰場上三個月戰鬥結果」。(自五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五日)

在佛羅內茲區，在頓河河曲，在南方，紅軍與進犯之德國法西斯軍隊已經進行且現正進行不斷之血戰。此項戰鬥極端猛烈。自夏季開始，德軍統帥部即已在南路集結大批軍隊，致千輛坦克與數千架飛機。已將法比荷等國內許多駐防軍完全調光。僅就過去兩個月而言，即有廿二個師團，包括兩個坦克師團，自德國國內調至蘇德戰線，先前所調之師團尚未包括在內。在附庸國中，希特勒已動員約七十一個師團與旅團，一律驅至蘇德戰場，芬蘭軍尚未計算在內。此外若北方之芬軍，德軍有奸德之手段，使更用威脅利誘之手段，徒在法比丹麥及西班牙，大與法國徵募罪犯隊伍及讓官求財之流。此外，希特勒匪徒在波蘭及捷克斯拉夫，更實行強制動員。

敵方既已搜括所有能顧慮之士兵，集合其所有之主力與後備軍，遂在南路形成軍隊與兵器在數量上頗大之優勢，壓迫我軍後撤至羅斯托夫遠之處，佔領對蘇維埃國家具有重要性之若干區域與城市。德國法西斯佔領軍已在頓河與原班河區域佔領大領土，建立工業城市—伏羅希洛夫格勒，諾佛徹爾卡斯克，沙赫台兩斯托夫，因摩爾斯特及邁科普。

爲德軍佔領之各區大部分居民都已撤退，設備與工廠設備亦已撤出，一部分亦於撤退時破壞，蘇聯仍受相當之物質損失。

敵人雖已使其主要人力後備，與大量物資，一律出動，而猶因之攻勢戰鬥展開，仍僅在佛羅內茲及南路前線。初期戰後，且其進度亦低於所計劃之速度。觀乎下列述區，德軍寸步不前已歷一個半月，近來在數區若干地點，主動權已爲蘇軍掌握。在頓河河曲，數星期來，紅軍不斷擊退德國法西斯軍之瘋狂猛攻，將敵軍之人員與物資，相繼摧成粉碎。而德軍僅在南方，以龐大之損失爲代價，始能進展相當之距離。至於其他各路，德軍則不僅不能進行攻勢戰，且正相反：在布利揚斯克前線，西北路前線，喀利寧前線，及西北路前線，乃由我軍進行積極之戰鬥，在此類戰鬥中，我軍已消滅成萬之德軍。在蘇德戰場上，過去一個月之激戰中，紅軍在堅強之戰鬥中，已使德寇蘇聯之侵略者，在人力與物資方面，俱受龐大驚人之損失。

在今年夏季積極戰鬥之三個月內，自五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五日，德方損失官兵一、二五〇、〇〇〇名，其中陣亡者不下四八〇、〇〇〇名。德等損失坦克三、三九〇輛，各種口徑之大砲約四、〇〇〇尊，飛機不下四、〇〇〇架。

蘇軍自五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五日之損失計：陣亡、負傷及失蹤人員六〇六、〇〇〇名，坦克二、二四〇輛，各種口徑之大砲三、一六二尊，及飛機二、一九八架。

希特勒匪幫又用慣用之謊語與可笑之謊言，妄想掩飾其在蘇德戰場上之損失。希特勒匪徒對於欺侮謊報，無法不用，又以狂妄之虛妄數字自欺欺人。如今年八月十二日德方發表關於今年春夏二季戰果之文件，希特勒匪徒堅稱：在此期間，德軍捕獲俘擄一、〇四四、二四一名，擄獲或擊毀大砲一〇、一三一尊，坦克六、二七一輛，及飛機六、五六架。蘇聯情報部公佈紅軍所受損失之確實統計，已將希特勒匪徒虛妄之公報完全戳穿。希特勒及其歐洲同盟國軍隊，皆受驚人之損失。正因此故，德軍統帥部盡不得不散佈關於蘇軍損失之如此荒謬無稽之謠說，同時小心隱藏其自己軍隊之損失。惟有一點殊覺奇怪：希特勒匪徒一面設法估計蘇軍損失，已至一兵不剩，而一面對於自身之損失，則頑固保持緘默。試即彼等對於自身損失，當知之更爲清楚也。同時，德軍過去三個月之損失，已深知而緊靠準備德軍行將臨頭的完全敗北之根據。

閩貪污案審訊中

公沽總局經理等七人就逮

(中央社南平十八日電)監察院派員近在此間檢舉閩省前公沽總局人員貪污舞弊案，該局總經理現任省糧政局副局長金蔭裕，曁所屬重要職員七人，已於旬前相繼就逮。該案經院報，昨奉令將全部人犯案卷移交本省軍法機關審訊。據悉該案所以發覺，係金等前在公沽總局任內，利用地位共同舞弊，中飽達百萬元以上，該局宣告結束已年餘，賬目尚未交清，各縣公沽局亦有延江等十一局賬款未清，數達六百萬左右，全案經多方偵查，業已獲有充分證據。

虎疫可怕

•隨縣每日死亡三四千•

(中央社漢西某地十九日電)鄂南方面近發現異性虎烈拉，蔓延頗廣，死亡者日達三四千人，敵軍患者尤多。

敵一軍曹

向我投誠

(中央社老河口十九日電)京鐘路敵十八旅團獨立第九十二大隊軍曹高宮隆，十四日持械向我投誠，據談渠係士官學校三十五期[illegible]暴叢生，此次戰爭，純爲日軍閥所造成，「東亞新秩序」，係日軍閥之夢想，目前日官兵生活極劣，爲匪殊，並以憤恨潛逃，投奔我方，希洩胸中不平之氣。渠并謂：在華與我人民接觸甚多，深知中國人溫和可親，在潛逃途中，亦受我人民所愛護，而事實亦確與渠想像相符。

敵僞毒化豫皖

六萬畝田地迫令種烟

誘引民衆吸食海洛英

(中央社訊)內政部消息：㈠豫省敵僞明令規定彰德等八縣爲種煙區域，計彰德三萬畝，湯陰八千畝，武安六千畝，臨漳二千畝，滑縣三千畝，浚縣三千畝，淇縣一千畝，臨邑七千畝，八縣合計六萬畝。㈡皖北宿縣敵近大批收買鴉片，提煉海洛英，運淪陷區出售，並誘引民衆吸食，以遂其毒化陰謀。㈢敵僞在台灣每月可製鴉片膏一萬五千六百餘兩，廈門每月亦可出產一萬餘兩，秘密運銷各地，更用漁船，挾帶嗎啡，潛入海澄龍溪等沿海地區銷售。閩省府已因請有關當局駐軍，切實防範，嚴密緝拏，以防浸漏。

桂象縣縣長

違法受懲

(中央社桂林十九日電)象縣縣長梁國海，違法失職，經兩廣監察使署提出彈劾，呈由監察院移付懲戒委員會判決，業降二級，移付中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改敘。

晉察冀邊區

農產畜牧業發達

參加生產者年有增加

雇主僱工關係漸改善

(本報晉察冀某地通訊)由於土地政策與勞動政策的正確進行，邊區的農業生產更加蓬勃發展，據統計：三十年該區八個區的雇主，共有八百三十六戶，雇工一千零七十三人。今年增至雇主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僱工一千五百一十二人。在牧畜業方面，養羊業發展也很迅速，僅阜平區去年三十一家共養羊三千四百餘頭，今年已增至三十八戶，共養羊四千六百餘頭。大部雇主已執行「雙半工資制」。農民，僱工和雇主之間關係，得到更進一步之改善。

消息報社論(續完)

他們的言論，可以從密切合作的最近「飛機」中摘引一段出來作爲總結：「當俄羅斯深陷泥淖的時候，在四方予以打擊，便是智慧的啓示。援助俄羅斯，並不是感情上的報恩問題。這是使敵人潰敗的計劃中的一部分。決不遇使人民感到政府倡議現實主義的態度。」

問題以政府所定用所有一切權力和能力進行戰爭，一直到希特勒主義和任何類似的學說完全消滅了而後已，正如英蘇公報中所表示的堅強決心，毫無疑問，蘇英美各國人民以及全世界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必將一致以無上感奮的心情表示歡迎。

蘇維埃人民確信不疑，莫斯科會談的各國的結果，對愛好自由的各國的共同鬥爭事業，必將具有偉大意義的重要性。蘇維埃人民以滿懷的心情，迎接蘇英美各國人民親近和睦的每一個新的步驟。

莫洛託夫曾提到邱吉爾在莫斯科與斯大林的會談以後，在文中說：「我們對於打倒我們兩國中間的共同敵人的奮鬥，已作了極大的貢獻。」現在，邱吉爾的時間在莫斯科舉行會談的時候，以及在莫斯科舉行會談時的那種親切和完全誠懇的空氣，再度對全世界證明，蘇英美之間密切友好和諒解的鞏固，跟蘇英美之間現存的同盟國關係完全一致。

最近在蘇聯發行的「不列顛盟國」週刊創刊號上，登載英外相艾登的一篇文章說：「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我們變成盟友，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我們公開保證至少在二十年的時期內，在歐洲爲共同的目標通力合作。你們自己過去二十年來的歷史已經表現出在這樣的時期中能夠得到多少成就。因爲英蘇兩國人民都注定了當在互相了解和互相尊敬的空氣中合作無間，他們就必須相知更深」。

這些話是完全正確的。個人之間和國家之間從來沒有比在對共同敵人一致奮鬥中相知更深的了。蘇英兩國人民之間的互相了解，必能更進一步加強起來，因爲所有一切同盟國都正以日益增長的權力和能力對希特勒德國進行正義的解放戰爭。莫斯科會談對於這一方面必將具有顯著的重大性。斯大林和邱吉爾會談期間，正如公報所說，關於對希特勒德國和他的歐洲附庸國的作戰的全部領域，都已達到若干決定。因此，這種戰爭必將由所有同盟國的一切軍隊，用所有一切權力和能力進行下去。然而蘇英莫斯科會談對於聯合國的共同事業所具有的偉大的歷史重要性，就在這方面。我們深切地確信：雙方都必能光榮地完成在作戰的共同事業中所指定的偉大任務，直到共同的敵人完全敗北而後已。(塔斯社稿)

麥收在鄜縣

——陝甘寧邊區生產特寫

林朗

麥田在端午節的時候就成熟了。農民們乘着涼爽的黃昏，抽出一點空暇，走到心愛的穀物面前，用手輕輕地撫摩着牠，從那些被風吹亂了的麥叢，飄出淺紅的穗子，看到那堅實的飽滿的小粒，於是他們的臉上就浮出誠樸的微笑。他們心裏都明白：「這是近十幾年來沒有過的豐收呵！」

特別是太樂區的六萬畝麥田，吸引着遠近人們的心意，它召來了衆多的警區和甘泉一帶的難民。全區七千多人，沒有一個休閒的，人羣像無數的浪頭似的湧向田野。收割的主力軍，是壯年男子和穿制服的八路軍士兵。在這個行列裏面，夾雜着許多異鄉人，他們被田主們恭敬地接待下來。

那些十二歲以下的孩子們，像大人一樣的勞動着，拿着鐮刀，從麥田裏到場上，又從場上回到麥田，運輸那一捆捆割下的麥子。老年婦女在場上擔任看守，年輕的婦女——媳婦和姑娘們，就是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小腳，她們都把膝蓋跪在地上，這樣緩緩的向前行走，又慢慢的收割……所有的男人們，都[illegible]的，一個陌生人不管走到那一個場上，只要是有人的地方，他們都會嘻着臉給你喝茶。

天氣如何炎熱，雖然沒有溫度表，但可以從狗的伸着舌頭，鵝的垂着翅膀中看出來；在這短促的休息的時候，人們都一個個的聚在有樹蔭的地上，用大碗喝着水，吸着長長的旱烟袋，嘻嘻哈哈的說笑着，閒談着。

八路軍的弟兄們，是永遠快樂的，他們沒有憂愁，大聲唱着歌。在綠色高大的槐樹下面，遮蔽一大片蔭涼地，但是圍着十多個人。青年戰士李鳴九接過老鄉的旱烟袋，吸了一口烟，同情的慢慢吞吞的說道：「老鄉，不要發愁，你家是光榮的抗屬，明天我們還會來幫忙的。」

「那就好了，真是打從那裏來這樣的好隊伍，也就是我們的好隊伍，」老鄉賈德貴滿臉堆着笑，忙着向三個偵察連弟兄敬茶，給烟，強留他們吃飯。

王正輝——也是止賈德貴家的客氣，驕矜地說：「我們連長小米也很好吃，趁着早飯呵！」他還是一個十七歲的孩子，剛從冀中過來的新戰士，他親熱的叫着：「賈老伯，你也休息一會吧，你家兒子在那個隊伍裏？」

「×××師，已有幾年不來信了！」

「是×××師嗎？他們到過冀中，也幫助我們割過麥子，可好呢！」

想不到這幾句話竟激起賈德貴對於兒子的懷念，他嘆息着。

說時王正輝激動了感情，擠到賈德貴跟前，天真地嚷着：「賈伯伯，我做你的兒子吧！」

賈德貴笑了，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婦女人和小孩子都笑了。

王正輝在大家笑聲中，又天真地放大喉嚨唱起京曲來了。

下午在偵察連的連部裏，擁擠着許多人，他們都是請求者，都爲着自己不能割掉的麥子而担心着。

指導員同情的不安的類覷他們，而他們也覺得自己過分的要求是陷於休衞的，還是一位高高的灰色頭髮的山東佬人先開口了：「我是租人家地種起來，然後他們終於來一點的說：『×路軍是老百姓的隊伍，再幫兩天吧。』」

接着還有在牆角落着的一個老漢低聲說：「永遠八路軍的恩德，已經幫忙兩天了，我還再請幫一天。」

第三個人說：「我永遠忘不了你們的好處的！」

第四個人說：「實在沒辦法，淚才找到連部。」

於是指着的、瞪着的、研究在牆壁旁的，第五個第六個……都申述起自己請求的理由來了。

指導員抑制定的說：「今天晚上要檢查一下戰士的體力，因爲割麥過度疲勞，已病倒了三個，部隊不比老百姓，它還有經常的軍事的任務……」。

這些話使老百姓們不安。

指導員回答着：「好吧，你們先回去，只要戰士們體力能夠支持，明天一定幫助你們，總之今晚給你們回信。」老百姓才躊躇的退出連部。

突然又來了一個鬼鬼祟祟的人來，經過指導員的介紹，才知道是寨子村有名的老烟子，留着一撮黑黑的八字鬍，身體健壯而有力，但他一走進連部，就故意裝着走路跛腳的樣子，指着用布綁起的右腳說：「我的腳壞了，實在顧不上麥收，請幫幫忙吧！」一雙狡猾的眼睛，不停地在指導員的臉上打轉，一斷一續的從口袋裏掏出一盒紙烟來。

指導員立刻把紙烟擲還給他，嚴肅的喊着：「你出去，你的事和大家一樣的處理，不能例外。」

黃昏，連部門前的集合場上，由百十個人發出同一的聲音：「我們不怕疲勞，願意繼續幫助老百姓」。摸擊着，答問了指導員的問話，歌聲，一直飄蕩在充滿生氣的原野上。

那些焦慮的期待着的老百姓，聽到這個回答，都高興的跑向麥場。

不久，皎潔的月光，代替了晚霞的餘輝，强烈的勞動，驅走了夜的沉寂。王正輝牽着村上一個孩子的手，一面走，一面笑，前一個說：「誰來是我們的母親！」後一個說：「×路軍是我們的救星」

爲着這場豐收，太樂區政府已轉請警備司令部增派部隊了。

肥預知到冬天怎麼辦。回憶過去所有荒蕪的冬天是怎樣過去的!?老鄉們都回憶到村的小廟天前，蹲着，閒談着，悠悠的吸着旱烟，就這樣，一年要渡過四個月時光。——閒的時候，閒得無聊；忙的時候，又忙得要命，這就是農村的一個病症。這一帶農民勞動態度是很勤勞的。今後怎樣有計劃的勞動？又怎樣有計劃的調節呢？

這個問題已擺在鄜縣的縣區政工作者的面前了！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日

盟軍在法登陸

第厄普區進行激戰

德北部奧斯那布律克被炸大火

（中央社倫敦十九日路透電）聯合作戰司令部本日下午發表公報稱：第厄普區域戰鬥正在進行中，參加襲擊第厄普區之軍隊，已在各選定地點登陸，若干地點曾遭猛烈抵抗，在左翼方面，我登陸部隊曾一度遭擊退，然增援部隊隨即到達，在海岸方面鞏固陣地，右翼我軍則已到達目的，目前可言者，即敵方砲台六座及彈藥庫一處全毀。中央部份，我方坦克業已登陸，戰鬥正在進行中。我出襲部隊大部爲加拿大軍，此外參加作戰者尚有英國特務部隊，美國遊騎兵一分遣隊，以及少數戰鬥法國軍隊。此等軍隊，係由海軍各艦艇護送前往，英空軍轟炸機與戰鬥機，於敵方相當抵抗之下，予彼等以莫大之援助與保護。

（中央社倫敦十九日合衆電）英軍攻入法國沿海，可謂自敦刻爾克以來[illegible]，據共中有坦克車隊，一般並信必有大隊傘兵參與[illegible]，[illegible]自英國南部海岸，以及第厄普鄰近六十哩之空際。英傘兵部隊曾有登陸，[illegible]之加拿大軍亦參與作戰。

（中央社倫敦十九日路透電）柏林訊，德方通訊社稱，第厄普區域英軍係在廣大前線[illegible]進攻，其進攻點係在第厄普之東西兩面，以市區海港爲進攻目標。

（中央社倫敦十八日路透電）此間官方宣佈：英噴火式飛機，本日下午進攻小規模進襲時[illegible]第厄普及阿布維爾與伊斯坦得一帶區域。

（中央社倫敦十九日合衆電）本日公報稱：英方聯合部隊（或爲海空軍之聯合）（於本日黎明以前，襲擊法國北部第厄普區域，之戰事仍在進行中。英方廣播並通知法國人民，此次襲擊不致成爲入侵戰事，詳情不悉，或爲一種突擊行動，亦未可知。

（中央社倫敦十八日路透電）官方十八日晨宣佈：盟機於法海岸炸毀軸心飛機一架，傷數架。

（中央社倫敦十八日路透電）據官方佈告稱：十七日晚間，我機於一小時半內，完成轟炸奧斯那布律克之重要工業中心及鐵路中心，彼時有總重逾五萬之磅燃燒彈，及其他高度爆炸彈多枚，投落城內及城房之目的物上。遇前，皇家空軍曾爲炸此城，多處均起大火。據十七日晚在機上之人員報告，有建築物多所着火，損失定必重大。烟霧飛騰，高達八十呎，重磅炸彈落於建築物上爆發者，已見燃發。

（中央社紐約十九日路透電）此間報載開羅電訊，謂美國征空隊開羅機埃及。

（中央社倫敦十九日路透電）空軍部公報稱：我轟炸機昨晚出襲德國北部目標，尤以法林斯堡爲主要目的地，該地有潛艇製造廠及造船廠，我機損失四架。

邱斯會議後

中東地位益趨重要

邱氏晤埃及元首並巡視前線

（中央社倫敦十八日路透電）據明察真相者談：莫斯科會議之情形「極爲滿意」，邱斯兩氏親自討論各項問題後，已獲得一致之立場，自蘇聯參戰後，英蘇互相諒解之程度，未有如今日之深者。此次談話對於問題之解決，極爲有效，外間之誤會，亦因之一掃而空。會談結果之一，即彼此俱集中注意力於外高加索與地中海，斯大林深知高加索之重要性，而邱吉爾因在開羅親自檢討局勢後，更能使斯氏認識該區之情勢。蘇聯與盟國殆可能採取作戰聯繫之地帶，即爲中東，德軍進抵外高加索後，敘利亞、巴勒斯坦、伊朗、與伊拉克各地之盟軍，已居於重要地位，盟國援蘇之規模，在此決定之時期，或將予以變更。

（中央社開羅十九日合衆電）此間本日宣佈：埃及國王法魯克，總理那哈斯，上星期曾與邱吉爾會晤，然未加以批評。邱氏係於[illegible]，並曾以一日之時間，巡視沙漠前線艾爾阿拉敏[illegible]之盟軍陣地，並曾往無人地區視察，英軍將領當予勸阻。邱氏與埃及國王會談時，係由[illegible]，中東空軍總司令泰德，中東軍總司令奧欽勒克將氏，陪同前往，於[illegible]時，並無部隊保護。經過一埋設地雷之區域，且目擊炸彈爆炸時之塵土飛揚。

（中央社倫敦十八日路透電）[illegible]並曾與史末資，賈德幹會與邱吉爾長談，故最近曾赴開羅一行。

亞歷山大被任

中東軍總司令

埃境沉寂或將打破

（中央社倫敦十八日路透電）英陸軍部宣佈：任命亞歷山大將軍，繼奧欽勒克爲中東軍總司令，蒙哥馬利中將繼李奇中將爲第八軍司令，賴斯敦少將繼葛特中將爲第三十軍團司令。

（中央社倫敦十八日路透電）自邱吉爾首相曾在開羅稍作勾留之消息傳出後，英陸軍部即宣佈中東重要軍事將領之調動，故消息靈通者咸推測，邱氏必曾與當地負責作戰之時間，討論調動事宜。奧欽勒克此後出處如何，尚無所悉。亞歷山大繼任爲中東軍總司令，並非首相對奧欽勒克失去信任之謂。英參謀部或以埃及與高加索之情勢，俱已發生變化，故將調動指揮官。亞歷山大已在埃境，現埃及氣候已利於作戰，靜寂狀態恐即將打破。

亞歷山大略歷

新任英中東軍總司令亞歷山大將軍，素有「好鬥軍人」之稱，其口號爲「即在守時亦應一再進攻」。生平最恨坐守堅固之防線，以待敵人之來襲。亞氏至本年十二月將滿五十一歲，彼於四十五歲時得少將銜，爲英陸軍中年紀最輕之少將。上次大戰時，曾赴前線凡三十次，旋調駐印度，歷時四年，歐戰發生，即率軍入法，敦克爾刻一役，彼爲自海濱撤退之最後一人，其後調緬，掩護大軍撤印。

英共發表宣言

歡迎蘇京會談

將喚起羣衆促開第二戰場

（路透社十八日倫敦電）英國共產黨書記處發表宣言，歡迎莫斯科之會談，要求立即開闢第二戰場，並宣稱英國共產黨將加緊喚起羣衆意見之運動以期促其迅速實現。

該宣言中又稱莫斯科之會談，「已使我英蘇兩國人民，在共爭取勝利的共同犧牲中的聯繫更爲密切，而對於完全擊潰希特勒主義的共同目標的意識確定，則給了第五縱隊的失敗主義與挑撥離間的一切宣傳以一個最嚴重的打擊。這次莫斯科的會談，必須激勵我們所有的人更加倍努力，保證我們準備來迎接任何號召。在這次會議之後，應該對所有的第五縱隊的份子來一次無情的肅清工作，並發動一個偉大的統一政治運動來團結人民，保證能無條件地供給勝利以所需要的一切東西，作爲我們對於未來最重戰爭的成功結果的供獻」。（本報譯）

英報讚揚

首相聘蘇之行

促使聯合國家關係益密

（中央社倫敦十八日專電）英國各報對于邱吉爾訪問莫斯科之舉，一致深表讚揚。泰晤士報強調邱氏訪蘇，可以促進蘇聯與其西方同盟國間有系統之合作，並能建立私人間之諒解與信任，此種諒解與信任，同爲促致執行同盟國共同接受之計劃所必需者也。新聞紀事報稱：吾人深信莫斯科會議之決定，當係根據前此所訂英蘇協定之精神，吾人或可推測，此次決定，不但涉及同盟國在西方之空中轟炸，軸心國侵略非洲之可能發展，乃至日本發動東方攻勢等等問題，同盟國駐近東軍隊如何增援高加索及裏海區域一事，當亦包括在內。觀閱報稱：世界三大民族，業已高舉手臂，誓爲自由而奮鬥，彼等之領袖，對於所擬採取之計劃，已有完全之諒解矣。每日郵報社論稱：莫斯科會談，當係與聯合國參戰國家有關，其結果自將使參戰國家合作，較前益爲密切。

（中央社倫敦十八日路透電）政界人士仍以邱吉爾聘蘇爲論題，並預料首相將早日在國會報告此行之詳細經過，下院是否將因聆取邱氏之報告，而特別召開會議，尚無所悉。目前所能確知者，即政府方面尚無此意，若干人士相信，首相將待下月初國會復會時，始發表聲明。

美國輿論反響

認第二戰場已確切決定

（中央社華盛頓十八日專電）關於邱吉爾、斯大林兩氏，在克里姆林宮舉行會事，紛紛加以猜測，根據莫斯科參加會談人員猜測，此間一般咸認談話係以未來在歐洲之軍事行動爲中心，據倫敦方面消息，與會人員，已懷具三國於未來期間更進一步密切軍事合作之決定。另一消息稱，與會人員已擬就一項計劃，俾對於納粹德國作戰能作最有利而有效之使用，會議並團結各主要聯合國家構成一完整之作戰力量。

蘇聯人民

盼有實際結果

（中央社莫斯科十八日路透電）昨晚廣播電台廣播斯邱會談之公報後，今晚莫斯科全城各地均有熱烈討論，聽取報章之現象，民衆以濃厚之興趣，閱讀報章描述邱吉爾此行爲進一步發展反希特勒聯合之社論，一般人民心目中之唯一問題，厥爲此次會談對開闢第二戰場之要求，有何表示，此間一般之感覺，爲邱吉爾親自訪蘇同盟國之結合，因以加強彼等對付希特勒之聯合計劃，亦得以具體化，一般人民私心尤切盼此次會談，有實際結果。

加軍人員

續抵英倫

（中央社倫敦十九日路透電）據悉，加拿大護航隊護送特別部隊，及加拿大海空人員均已安抵倫敦，彼等橫渡大西洋時，未遭任何意外。

本月兩週來

蘇海軍戰果

巴倫支海德方損失最重

毀德運輸艦七萬七千噸

（塔斯社莫斯科十八日電）據蘇聯海軍記者統計，蘇海軍在兩週間，已毀敵運輸艦數艘，總排水量爲七萬七千噸，潛艇數艘及若干巡邏艇，掃雷艇，及潛艇驅逐艦等。敵在巴倫支海所受之損失尤重。八月最初兩週內，敵艦四萬九千噸載有坦克彈藥與法西斯軍隊，已被擊沉於巴倫支海底。在波羅的海中，八月份最初數日之內，敵運輸艦數艘被擊沉於波羅的海中。潛艇一艘被擊沉於芬蘭灣中。日前我潛艇兩艘出擊久之巡邏艦艇，一說擊沉德運輸艦五艘另一艘擊沉三艘。

東高加索德增壓力

列城蘇軍發動猛攻

（中央社莫斯科十九日路透電）東高加索方面，格羅斯尼油田所受威脅，益形嚴重，以蘇方稍先公報稱，油田西北一百六十哩之五山城區域，蘇軍已被迫後退，哥薩克騎兵夜襲火出擊，予德軍以相當損失，手刃德軍三百人。德軍增正趕調增援。克勒茲喀雅區域激戰仍在進行，科台爾尼科夫東北蘇軍斥候部隊，曾夜襲敵後，毀其裝備甚多。克拉斯諾達方面，蘇軍曾擊退德軍之猛攻，並擊斃其摩托化兵一團，另一處地區蘇軍與德方機械化及步兵堅強作戰。布利揚斯克前線，蘇方砲火極猛烈，敵方死傷慘重。

（塔斯社莫斯科十八日電）蘇聯情報局十八日晚間公報：我軍在克勒茲喀雅東南，科台爾尼科夫東北，及五山城（即比阿提哥爾斯克）在頓河以南，支線之站），與克拉斯諾達各區，對敵作戰。前線其他區域未發生重大變化。

（中央社莫斯科十八日路透電）蘇軍已在列寧格勒前線，發動猛攻，蘇步兵在重砲掩護下前進，德軍被迫退至鐵路線，兩軍現在激戰中。

（中央社倫敦十九日路透電）柏林訊：據德方通訊社消息，謂蘇機昨夜對德空襲，在東西普魯士境內若干地點投彈，住宅區內略有損傷，蘇機兩架擊落。

納粹潛艇擊沉巴輪後

巴西羣情憤激

各地示威襲擊軸心機關

總統演說將採適當步驟

（中央社里約熱內盧十八日路透電）自巴西輪船五艘被擊沉之消息傳出後，巴京憤怒之羣衆，襲擊軸心國人之機關，其他各大城市亦有同樣事件發生。大街通衢之上，激動之羣衆遊行示威，若干演說者宣稱，巴西船隻之沉沒，爲軸心國對於巴西之侮辱，高呼「報復」之口號。巴西報紙亦極憤慨，一致促請政府，對於侵略者採取決定之態度。

（中央社里約熱內盧十八日路透電）今日巴西總統伐爾加斯，對聚於其私邸之羣衆演說稱：所有在巴西之軸心國家僑民，均將予以特別嚴厲之待遇，而可疑份子則將加以監視。總統勸告人民稍安毋躁，政府對于敵人以潛艇擊沉巴西船隻之禍害，自知所以應付之道。

川省縣長

一批調動

（中央社成都十九日電）省府會議決調動一批縣長，三台縣長吳景韓着留省，大足縣長王仕悌調省，遺缺以郭彧厚代理，南溪縣長楚陰調省，遺缺以興文縣長李仲陽代理，興文縣長以萬源縣長佘謂代理，萬源縣長以白君歸代理，泰陽縣長陳瑞林開缺，遺缺以永川縣長彭善承代理，永川遺缺以饒爲縣長楊子壽代理，饒爲縣長遺缺以樂衛富代理，邛崍縣長汪仲樂調省，遺缺以中江縣長董燕代理，中江遺缺以酉陽縣長馮英代理，酉陽遺缺李伯來代理。

中茶外銷將日增

航運問題已解決

茶葉化學研究頗有成功

（本報訊）中國茶葉公司總經理處處長張晨[illegible]昨與記者談該公司近來之情況於次：㈠最近數十年來在國際貿易上，茶葉市場大部爲日本所操縱，其次則爲印度茶，華茶不過佔總數的百分之五而已。自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茶出路斷絕，恰是華茶起而代之的大好機會，雖運輸亦備極困難，中茶公司正多方努力，實際不失此千載一時之良機。經過交與印度方面折衝，航空運印轉美，都未臻滿意結果，延至本月內始運出八十箱，由重慶起飛，茲已到達印度，並即追交美方。自此而後，此路既通，便可源源運出矣。㈡邊銷亦爲近來努力路向，蘭州分公司於三月前創立，茲已運[illegible]

[illegible]於茶葉化學之研究。「晶茶」早已試驗成功，爲極細之粉末，即將着手煉製，每百斤茶葉約可提製廿斤，泡飲時色香味無別，且無沉澱，而容積小，甚便於航空運輸。其次，則自茶葉中提煉「茶素」，用作麻醉劑，功效同於咖啡英，每百斤中約可提煉兩斤，除供本國之用外，值茲戰時，同盟各國亦頗感需要。目前川原料茶[illegible]茶之茶，故甚爲經濟。㈢該公司之試驗室，原設香港，業已全部犧牲，現擬在重慶與北碚之間，覓一適當地點，重新設立。

霍亂!!!

本市已發現

市府勸打防疫針

（中央社訊）渝市長吳國楨頃對記者談：本市霍亂預防工作，早在市府積極推進中，然至現在止，據本月十四日南岸彈子石有一人罹此病身死，當經衛生局將附近各地加以消毒，水井一所亦經封閉，所有附近各戶居民，均經強迫注射防疫針，迄日尚未續有發現，間有疑似病症，經檢驗診斷，皆非真性，此時既已入秋，惟在十月前，霍亂仍極易傳播，切望市民之未注射防疫針者，速赴附近醫療所注射，不潔食物，尤須絕對不食。

市聞一束

△全國慰勞總會定今日上午九時，在該會舉行座談會，討論組立軍中文化工作問題。

△交通部與金陵大學合辦之石棧池廠，自上月二十一日成立籌備處以來，茲已在江北香國寺覓定廠址，現正向湖南等地採購原料中。

△工商實業界人士年來均甚感有設立研究機構，作爲今後民族工業的參謀本部之必要。遷川工廠聯合會本年四月間在其五屆會員大會上，曾正式通過「提案」，旋即積極進行，已在臨江門附近覓購地址。西南實業協會方面，亦曾於次開會時討論籌設研究機構，據聞現以人手問題，頗難另行設立，惟將與遷川工廠聯合會共同辦理，且擬邀同工業經濟研究社合作。

△最近有由某地征抵渝之漁員十餘人，曾請求國民公署外部救濟，刻經救僑會會議決定，由僑民事業輔導委員會設法救濟，並予介紹職業。

張仲老談「袁世凱」（續完）

「稱帝王萬世之業而秦不轉傳 歌功頌德者四十萬人，而漢能復活。」

本報專訪

「民國三年上半年，徐世昌任國務卿，徐以下有左丞楊士琦，右丞錢能訓。我任總要局局長，屬於左丞的管轄範圍內。其時，五路參案，正鬧得滿城風雨。大家傳說肅政司（）不久將彈劾管理鐵路交通的梁士詒了。梁氏部屬的爲這些謠言而逼得在家裏發牌疾，忽冷忽熱。

『袁的大公子克定，也是一位帝制派的重要人物，[illegible]授梁換來神秦士詒，以共了請顧問。另一方面，則大興土木，修葺宮殿，用梅蘭芳帶口信給梁士詒，說若吳五路參案緩和下來，梁士詒所主持的交通銀行，仍全力支持這帝制運動方面，精神盡力，而活動的一切費用，即發生了不允現的風潮，亦所不顧。梁初亦不贊成帝制的，但在眼前無計可施的困境中，偶聞此說，即大爲興奮，疑疾全愈矣。於是，請願團在梁氏積極推動下產生了。各省請願團的參加者，有的是用錢去購買來的，也有因希望能[illegible]

『其時，蔡鍔將軍亦在北京，任總統府統率辦事處副處長，他與西南各省的革命份子，仍保持密切的聯系。袁氏一直很疑心他，特囑密探到其家中搜查，即製自到軍政執法處處長雷震春[illegible]。雷極力否認有[illegible]，但恰巧在這個時候，[illegible]命令去搜查的密探頭目回來復命了。這一下，我使當[illegible]以自圓其說。不久，蔡鍔聞着同夫人鬧婚，一方面則常到八大胡同去熱戀一個妓女，竟使偵探們感覺此人極無聊而沒有出息。果然，在某一次警探網的疏忽下，蔡鍔突然離開北京到天[illegible]

[illegible]反對籌安會的文章，叫「異哉，所謂籌安會」。但袁讀此文後，仍不動聲色，若無其事。我看見形勢越來越不對，於是向左丞楊士琦辭職，[illegible]恐怕袁要高升。外省都督中，贊助者努力者，[illegible]北京的浪人流氓，對我痛恨，[illegible]，打得我半死半活，然後送進醫院，他們就可以大做其宣事。我還接到不少的匿名信，警告我對帝制運動若不改變態度，將宣告死刑。

『所有北京的報館，都給袁氏買通了，只有日本人辦的一家順天時報，尚未受收買。有一次，王士[illegible]能不加以考慮。袁說：「[illegible]界不要緊，日本朝野人士皆贊成中國改爲帝制的，不信，你可以看今天的順天時報。」說罷，就拿這張報紙給王士珍看。王看了，大爲詫異！原來這張報紙是袁的左右專爲他看而假造的，與外間發售的順天時報，內容全部不同。

『後來我被任命爲教育總長，於是離開了總統府，但每遇必在總統府開一次會議。有一次，國務卿徐外交總長陸徵祥報告，說雲南軍政府已照會給各國使館，表示已脫離北京政府，並堅決反對帝制活動。袁即席發言，說許多事都是你們叫我幹的，現[illegible]，乃起立致詞說。蔡鍔不過是回國隨軍的軍人，他尚不知中國已經不起內亂了。從前孟子說過：『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所以此時電令川湘各省嚴守其邊境，以靜觀其變。到了第二天，袁氏又改變了想法，以爲區區雲南，甚爲小省，充其量，祇有兩旅兵力，算不了什麼。於是派曹錕統率大軍，入川去征討，兩軍會血戰於四川納谿附近。

「促使袁氏傷心的，是四川的都督陳宧，湖南的湯薌銘，他們本來都是贊成帝制的，而此刻也突然宣佈獨立了。陝西的都督[illegible]

他手裏拿了一篇機要局局長王式通擬的文稿，他叫我重新來擬「變更國體」的文稿。我很坦白說，要我做，只好依據除帝制的文章，而且主張將請願書之類的文件，一律焚燬。袁頗爲贊成，於是我就在內史監房間中，起草此文，要徐世昌及袁世凱看過，第二天就把撤銷帝制的命令，公佈了出來。

『但是事隔不久，即有一件妙事發生了。有一天，我接到總統府的電話，說明天有國民會代表上書，各部總長必須穿大禮服，齊集新華門。我一想此事不妙，於是當場在電話中，假病請假一天。果然，那天的盛況，在靜大可[illegible]

各部長進來，皆照着順序，最後袁總統站在龍廷旁邊說話，略謂他爲尊重民意，不能不犧牲自己的名譽，甚至犧牲了自己的子孫。話語之間，好像他是爲了民意，而不得不做皇帝似的。

『我既然沒有去參加盛典，卻在病床居家中寫好了一篇文章，大意是勸袁不要恢復帝制。此文中，曾有一段是這樣寫的：「稱帝王爲萬世之業，而秦不轉傳。歌功頌德者四十萬人，（指歷史上的王莽）而漢能復活。且大總統之明，而爲之乎？」第二天我拿了這篇文章去見袁氏，他神色大爲改變，汗流滿面，顧左右而言他。[illegible]

『這時西南各省紛紛獨立，舉國騷然。我有一次自津入京去見他。他面容憔悴，精神異常苦惱。他把康有爲給他的信送我看，原來康氏勸他既不能做皇帝，也不必做總統，[illegible]所受的打擊，實在很大。此時他已經不在[illegible]定，大總統有疾，應由國務卿代行。[illegible]氏的親筆手條，去訪當時的國務卿段祺瑞，請他出來代行職務。但他一口堅拒，因爲他不願負責[illegible]一般人馬在外省轉職各地的這個責任。沒有辦法，我也就回了天津。不到一[illegible]

短評

盟軍在法登陸

據今日路透電訊，聯合作戰司令部公報，盟軍已在法北部第厄普區登陸，參加作戰的，包括英加美及戰鬥法國部隊，第厄普區正在激戰中。在邱斯會談圓滿結束之際，盟軍越海擊法，這是何等令人興奮的事！而納粹對此類消息，竟不敢向國內廣播，就可以看出希特勒對盟軍的突襲登陸，是怎樣的害怕！又據英方廣播通知法國人民，此次襲擊不致成爲入侵戰事，而係爲一種突擊行動，我們希望迅速突擊行動，成爲第二戰場開闢[illegible]

廖仲愷先生殉國十七周年

楊 度

後事憑君獨任勞，莫教辜負女中豪。
我身雖去靈明在，勝似屠門握殺刀。
生無足戀死奚悲，宇宙循環活殺機。
四十五年塵劫苦，好從解脫悟前非。
——廖仲愷先生：「訣別內子」

今天，正是廖仲愷先生殉國的十七周年了！追念這位偉大的民主主義者的逝世，撫摩一下十七年來的創痛，我們實有着無限的感慨！

追懷廖先生的一生，從他的政治上的堅定，自始至終爭取中華民族解放的信心，和他的透徹全身的組織能力，爲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事業，爲全中國人民求得自由解放的事業，奮鬥到最後一息，他的被早奪天年——死在中國人民的敵人手裏，不僅是國民黨的一個巨大損失，也是全中國人民的最大不幸！

今天，在抗日戰爭的第六年中，新中國的前途已出現曙光，我們再檢閱一下廖先生生前的意旨進行，實在覺得得有無限生廣新鮮的內容，是爲今日抗戰建國的準繩。紀念廖先生，便要發揚廖先生的那些在中華民族解放史上，不可磨滅的光輝成績。

衆所周知廖先生當時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常務委員，也是軍校——這中國國民革命軍的搖籃——的黨代表，他又曾任革命策源地的廣東省省長，也是有名的理財家，成績卓著的財政部長，他一貫的支持工農大衆的解放事業，身兼工農兩部部長，他的確稱得起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得意戰友，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

在廖先生追隨國父，奮鬥努力的二十多年，他在國父左右的時間最多，國父擬設一議定一策，廖先生必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國父的三民主義，這裏面也有廖先生的不少心血；國父手訂的三大政策，廖先生也誠信守的執行；國父的建國方略，也是經過廖先生的手潤而篡貼擬定。（以下被略）

廖先生的思想言論，貫徹在他一生的革命行動中，萬語千頭，歸納一句話：就是他曾不愧爲一個戰鬥的民主主義者。請看廖先生在其「全民政治」一文中，是怎樣指出了當時中國政治上的癥結，而且找出了很確當的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途徑。他說：

「夫中華民國之主權在民，一切政治應由此發，亦由此受。是則旣失之權力中心，應有所歸者，唯四萬萬之失主，自去追還耳。顧主權回復之後，斷不能集四萬萬人以議政事，則代議制度實不可少。而所謂憲法外之政黨機關，於民政之下，用以聯結人民，對於一國問題之意見，使不至於疫遍政治上乏味，使不至漠不關心，亦爲輔助機關之不可少者。然有代議制權及決權官樣相輔而行，其際行於如前述。故凡人不欲主權運用之根本上有所爲者，則亦已矣；如其欲之，則此類直接民權之審議，實所以供其要求也」。

從這一段短短的文字裏，實可看出廖先生對政權，對直接民權的保障民主政治的極端贊成意見。（中略）

廖先生的民主思想不是偶然產生的，他的革命的人生觀與世界觀，決定於當時的客觀現實。這些都具體的表現在他所執筆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我們從那宣言的每字每句裏，可看到廖先生的堅決的民族解放，和民主的傳統。

他爲扶助工農解放，扶助工農運動，就是因爲他認爲「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蓋無可疑者」。我們在當日廖先生的言論中，可以找出他對工農運動這樣的意見：

在他的一次演說，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出席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招待各界席上，他這樣稱讚罷工的壯烈的勝利說：

「我們知道此次的罷工，不只是經濟的，而是政治的，其目的就在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爲國家政治上經濟上謀獨立的運動，這是中華民族史上最大的事」。在對農民運動講習所的一次講演裏，他也這樣說過：「吾人共不欲國民革命成功則已，否則必先去除農民運動。今日之農民運動，非止爲對付地主之內部問題，是爲國際問題，國民革命問題」，……這是如何清醒的見解，就因爲他有了這些深刻的認識，所以在廖先生身任工農部長的時期，他積極的扶助工農運動的發展，造成一九二五——二七年中的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作戰。

今天，我們可以告慰廖先生於九泉之下，中國的工農大衆沒有辜負廖先生的遺訓，在對日寇血戰五年的當中，他們堅定着自己的崗位，打出了一個獨立、民主新中國的雛形。中國工人階級的政蔽而且明確的提出：各黨派各階級不但要團結抗戰，還要團結建國，建設起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繁盛的新中國。廖先生生前未竟的事業——團結工農，爭取民族解放的事業，今天全中國人民是在砲火之中來努力完成，這應當是他所引爲安慰的事情。

廖先生同情蘇聯，友好蘇聯，這不僅是因爲他處在中國和世界的變動的大時代，接收了人類文化最進步的思想意識，而且因爲他是一個實際的革命家，認識了要爭取被壓迫的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便非聯合蘇聯這個強大的國際友軍不可。他是代表中山先生和蘇聯建立友好邦交的第一個人，從他的實踐裏，也充分表現他對蘇聯的深摯感情，比如民國十三年二月十四日，廣州追悼列寧的大會上，他曾經這樣說到：「……假因列寧主義，現在卻還繼續進行爲世界主義奮鬥，爲被壓迫階級奮鬥，今天追悼他，可惜死了一個爲主義奮鬥的人。同時我們還要知道，我們須切實做去才對，但是我們要得人擁護，奮鬥的力量才大」。從這段演詞裏，可以看出廖先生對蘇聯的深厚友情。（被略）

再有一點，應該闡揚的，廖先生是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他那種堅貞的操守和氣節，高尚的革命品質。他生死於國民黨的事業，中華民族解放的事業，（略）數十年如一日的崇高革命精神，也可見諸他平日的實行中，他曾在「革命與反革命」一文中，很堅決的說：

「官僚軍閥與帝國主義，是我們全國人民的公敵，那一派人代表民衆來打倒這兩種力量便是革命派。佔我國人口最多數的是工農階級，那一派人替工農階級打倒壓迫他們的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而言之，凡與軍閥帝國主義妥協，並壓抑工農的人，便是反革命派」。

這是何等堅貞的革命氣質，正因爲有了這種氣質，所以他的偉大一生，充滿着鬥爭的精神，和無比堅強的操守與人格，也具着公爾忘私的精神和忠義爲國的典型！這是值得我們學習，值得我們頌揚！

末了，你們錄下廖先生的一首遺詩，以作我們的一點深思：

女勿悲，兒勿啼，
阿爺去矣，不言歸。
欲要阿爺返，
阿女阿兒惜身體！
欲要阿爺喜，
阿女阿兒勤學理！
阿爸書樂與前時，
暇久陳常一縷兒。
論究不過與良謀，
百歲會當宏鴻圖，
人生最重是精神，
精神日新德日進。
但有一言須記取，
留汝哀思事母親。
——「訣別女承兒」

你偉大的中國民主主義者啊！安息罷，你的精神，今天不但仍然活在你的愛侶和愛兒的心中——也讓我們飄蕩着的不安，而且活在全中國人民的心底！

蘇聯紅軍戰士越獄記

紅星報記者

紅軍上士斯提科夫與谷洛夫，由蓋爾森尼斯德國俘虜營中逃出，越過於芬蘭之山嶺沼澤間，經廿四日之緊張旅程，始得歸隊。科斯提科夫前爲遊騎哨兵，故知以太陽及星辰之方位爲引路之指針。某夜，當彼等之精力似已耗盡時，彼等忽見燈光，並聞有以俄語談話之人聲，於是年方廿歲而頭髮已白之二青年不覺已狂歡極矣。彼等呼吸短促，聲嘶帶血，敘述其西行所帶在蓋爾森尼斯對紅軍士兵所犯之暴行謂：德匪在押其俘虜者入俘虜營以前，衣剝去紅軍制服，易以襤褸之粗布衫，然後即作此種裝束被驅行經蓋爾森尼斯街頭，以昭示人民紅軍衣裝如何惡劣。惟此種詭計，亦徒然引起挪威人之憤恨。俘虜囚於馬廄之中，四壁滿佈窟窿，即睡地上。當朔風由海上吹來時，俘虜之衣衾即凍結而爲冰。於是大家互相擁抱以取暖。清晨，衛兵即迫驅彼等從事力不能勝之工作。俘虜遭德兵日夜鞭打。不僅因犯過錯而受法西斯之處罰，有系統的普遍施以對人民之誅滅。德匪以有計劃之方式毀壞俘虜之健康，使之成爲殘廢。俘虜每日僅進一餐，所食者惟草湯與麵包之薄皮而已。偶獲之肉、魚或罐頭食品腐敗時，德匪即給俘虜試食。於是俘虜乃有充分之食物可進，但多人在中毒死去矣。夜間，醉酒之德特務隊時來毆擊俘虜，或將俘虜之頭按於其鐵網，由毆打者，或迫俘虜爬行而德匪騎其背。最近有一德匪，以槍托毆打俘虜科瓦萊夫之背，折其脊骨，拖往小屋以刺刀戮，科瓦萊夫當場死去。某夜，德匪將俘虜趕出，令徒手打掃廁所，凡拒絕服從此不近人情之命令，或以物件打擊者，皆遭無情之毆打，且有數人因傷而死。

淘金的孩子們

艾 玲

我們是早上五點鐘離開城裏的，當到達目的地時，已經是九點三刻了。這裏是一個極空曠的山地，中間卻安臥了一片不小的稻田，我們在田塍很久，足足花費了三十幾分鐘的樣子，老找不出一條路來，後來一位忠實的農民指給了我們方向，並把我們送到一條石板路上來了。

「那裏就是，淘金的先生們就住在那邊」！

在一座突起的山上，看上去有些陰暗，因爲周圍一排排擠擠的茅房，都是樹木遮蔽着了，這樣反使我們高興起來，我們被當差得村子裏的狗兒驚異的狂叫，喬得非常熱鬧，隨後就一直走進那辦公處去。

做那我們的是一個二十三四歲的青年，他有孩子一般的笑臉，他那種很樸素，真有點像農民的兒子，大概剛離開學校不久，便被這裏介紹來當小公務員來了。當我們向他說明來意之後，他便笑嘻嘻的帶着我們去參觀淘金的工作。

據要算一個規模最小的淘金處了，他們一共只有五把搖車，六十個工人，分爲技工、礦工和運工三種，礦工和運工每天工資八元，技工九元，但工資的增損，要看當時的生活情形而定。

我們離開辦公處不到幾十步的路程，便看見他們在工作着了，就在山凹裏的五把搖車，正在不停止的發出沙嗽沙嗽的響聲，搬沙的快慢並參不多和搖沙的速度同時的，這樣，使得工人們一點空閒的時間都沒有，他們有的也想偷空抽一支粗劣的烟，或者別的什麼，然而他們沒有敢這樣作，他們知道那只會誤了工以後的報酬。

他們的休息時間並不多，六點鐘上工，至八點到八點半，可以得到三十分鐘吃早飯的休息，再就是十二點到一點（夏天改到二點）一個鐘頭的休息，其次在六點以後，便是他們整天底的休息了。然而他們都非常滿意，因爲在這樣休息的時間中，他們可以儘量做各人自己的事情，對於他們，那些時候都算是非常寶貴的。

把沙子從山洞裏搬出來的大都是一般孩子，最大的也不過十四五歲，他們完全光着屁股，一絲不掛，泥水從頭頂上一直流到腳上，連小臉孔也看不清楚，像普通的頑皮孩子們在汚泥裏打過滾似的。實際上，那個山洞很濕，恐怕還要帶些，我曾想走進他的洞口看看，但我的勇氣徒然無從，我什麼都看不見，只除了深暗和黑孤的感覺而已。

這些孩子，太陽光都似的，我看着他們那從小竹籃扁上來時，總要捏一把汗，那個斜坡是多麼陡峻和泥滑啊。有幾次，一個八九歲的孩子滑倒了，膝頭上流出了血，他爬起來，仍然趕上他的小伙伴，他們好像生來就是那麼倔強，他們不需要像個人們的孩子對別人撒嬌而同時又接受別人的憐惜。

還有一個孩子，因爲跑得太快，出洞口時就把自己腰帶拚的油燈弄熄了，跟着他跑出來的另一個孩子馬上幫他接了去，很快的就從別的燈上點着了，這使我們深深感動，他們是這樣友愛的互助着，在飢餓和苦難的歷鍊中，他們是最先了解了生活，並且知道怎樣去生活的人。

我們的平靜的公務員把他們叫做「螞蟻子」，因爲他們本來就同螞蟻一樣，他們成天的爬出爬進，不絕爲了想得到那些粗糙的米，而他們的血汗的結晶，大部分卻要去供給那少數人的手指和其他的奢侈品，我不知道當他們無飛的老闆用他們時，也會留意過那上面有孩子們的血跡沒有？

後來我問我們的領導者，「他們也讀書嗎」？他笑起來了，他說他們一天到晚滿着泥水裏的生活，那裏有時間讀書呢，我馬上發覺我的問話是多麼愚蠢和可憐了，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問着我自己，「他們難道不該讀一點子的書嗎」？而我又聽到領導者在開口了。

「至少，他們在目前只得做們螞蟻子，他們每人一天無論如何要搬出七十幾沙」。他說，「平均每個孩子每天少一天需要四個孩子的勞力」。

我望着那些瘦得可憐的「螞蟻子」，再望望那些堆積的土堆。那土堆上有孩子們的眼淚！

這個年輕的公務員是個畢業鐵冶的學生，他自己也常常到堆洞裏去，我們要求他馬上就帶我們也去，他孩子似的搖着他的頭，

「那是不十分好的」，他望着我們的白色衣衫，「若其對於幾個女孩子，當我下去的時候就必需換上蹟的工作服，而且會帶出來滿身泥水」。

實際上，那洞裏的空氣是損害人的健康的，我是爲那裏孩子們就心，爲礦工就心，他們正當在開始發育的時候，不該使受那樣過分的摧殘的，使那些富人們的孩子們，他們除了從他們的父母那裏學會了狡猾和做些壞事情外，還只能吮吹糖果了。

六點鐘的時候，所有的工作都決結束了，我才看見七八個礦工全身赤裸從山洞裏走出來，他們是十分疲瘦和可憐得很，無可奈何的在那山洞裏搖出來的汚水裏洗着身子。

搖車停止了，技工很敏捷的把金子從泥沙裏提鍊了出來，我很想看看到底有多少，然而當他們拆過肥鐵下來了之後，我知道只大約有五錢多重，而且還要帶金。

望着那些山樣堆起來的泥沙，望着那些陰影似的光着的屁股，我們沉默了，六十個工人，一百二十隻手和腳，六百個小時的勞力，可能得到的僅一點點，對於那些使用和剝削他們的人，是否會覺得滿足？

苗族民歌選

姚念奇

一

山羊不吃谷秧，另田自選到緣岸桑；
水鄉木土看不變，單多國想別土鎮。

二

妥久（註一）不到李子園，不知李子熟不甜；
從來沒會妹的面，不知妹心還不還（註二）？
（註一）妥久——許久意。
（註二）還——同緣。

三

提起你妹要起身，反臉（註一）看妹好辣心！
妹你四看爲天轉，水上浮萍（註二）沒定根。
（註一）反臉——為反轉其臉也。
（註二）浮萍——即浮萍也。

四

妹在河邊洗手巾，眼淚滴來濕滿襟；
別人問妹爲什麼，「丈夫年少妹年青」！

五

抬頭望見哥走過，轉臉望妹笑嘻嘻；
幾時得妹同家走，就比江邊一對魚（註）。
（註）就比——好比。

六

妹是天邊一朵雲，哥是海底一條龍；
風在天邊龍在海，幾時我倆才相逢？

七

吃了早飯妹跑來，等妹等得太陽歪（註）；
等妹等得人笑我，花在園中枉自開！
（註）太陽歪——即太陽西斜也。

八

牛不吃草不壓（註）牛，妹不選哥不必求；
三月桃花到謝有，四月海水到處流。
（註）壓——壓迫也。